

## 考證客話本字的方法

羅肇錦

客話本字的考定從《光緒嘉應州志卷七方言》(溫仲和 1898)、《石窟一徵卷七卷八方言》(黃釗撰 1900)、《客話本字》(楊恭桓 1907)到《客方言》(羅翹雲 1922)，都有其考證的方法和原則，但大都從反切去找音近或音同的字來代用。而且認為客族來自中原是正統漢語所以客話都有本字無一字無來歷。因此他們的考證留下不少仍欠盡周全的地方。我們今天考定話本字應跳開只以形義及少部份音韻為根據，而以聲調、聲母、韻母一一加以比對，並注意文白差異、聲調走向、古今音韻不同等問題。

古籍中有字可考，且合中古聲韻調又合於客語今天的聲韻調，加上意義相合就採為本字。如「著毋著」(對不對)的「著」是肯定詞，與「著火」的「著」聲調相同又同音同義，就沿用它。又如「當晝」的「晝」與「下晝」的「晝」就是「晝夜」的「晝」，知母宥韻去聲開口三等流攝，今天客語唸tsu去聲，閩南語唸tau去聲，國語唸出又去聲。完全合於各方言間的演變規律，是無容置疑的，就把它定為本字。

因此找本字應從形音義入手，也就是除了詞義外，最重的是要符合聲韻調的要求，而聲韻調的要求必須了解聲韻調在漢語史中的演變狀況。下面提出漢語史中的幾個條件：

### 1. 掌握客語聲調的走向：

客家話的聲調以六個到七個為標準，平聲分陰陽，入聲亦分陰陽，且陰入低陽入高，七個聲調時去聲分陰陽，入聲次濁字有陰入也有陽入，最特殊的是次濁上聲字部份唸陰平，全濁上聲字少部份唸陰平。分別說明如下：

(A)平聲分陰陽：如「通」「同」兩字，本來是[t'ung 平聲][dung 平聲]，聲調相同，濁音清化以後，變成陰平、陽平兩個聲調（四縣 t'ung<sup>24</sup> t'ung<sup>11</sup>，海陸 t'ung<sup>53</sup> t'ung<sup>55</sup>）。

(B)上聲走向：次濁部份上聲變成陰平(裡美)、部份次濁上聲變去聲(染朗)、全濁上聲大部分變去聲(戶件)，少部份變陰平(坐舊)。

論漢語各方言的特質，不外乎吳方言之保留古濁聲母、四聲今八調；湘方言古濁聲母無論平仄皆化為不送氣；粵方言有九個以上聲調、

長短元音對立；閩方言輕重唇不分、端知不分；客方言濁音清化不論平仄全變送氣、部份次濁上聲大都歸陰平；官話濁音清化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而仄聲不論平仄皆送氣也是贛語所共有的特色，所以學術界公認且最沒有爭議，不會與其他方言相同的是「客語的部份次濁全濁上聲念陰平調」。如：[理][美][忍][養][冷][馬][野][惹][每][某][免][惱][咬][懶][猛][暖][軟][兩][禮][旅][買][魯][坐][舅][簿][被][近][動][斷][下]等字都唸陰平。

## 2. 了解客語古今聲母的變化：

(A) 濁音清化平仄皆送氣：b- d- g- dz-與 p- p'- t- t'- k- k'- ts- ts'-這個特色，是贛客方言與其他方言區分的第一條件，尤其在吳語保持全濁聲母、官話粵語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湘語閩語平仄皆不送氣的清楚條件下，分析客家話語音特色，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聲調	例字	客贛	閩湘	國粵
平	強、平、朋、盤、群、肥、球、橋	送氣	不送氣	送氣
仄	在、達、罪、舅、自、辦、到、動	送氣	不送氣	不送氣

這些字音在客家話，[平][朋][盤][肥]聲母都是 p'，[球][橋][強][群]聲母都是 k'，[辦]聲母是 p'-，[道][動][達]聲母都是 t'-，[罪][在][自]聲母都是 ts'-，[舅]聲母是 k'-。這個規則必須符合，否則在考據本字時需小心認定。

(B) 幫系合口三等字的輕唇化不完整：pju-→f。輕唇音 f-的產生條件，由於雙唇音 p- p'後面接著合口細音-iu 時，容易變成唇齒音 f-，所以唐宋以後這類字音都變成輕唇的 f-。這種現象包括官話區、吳湘贛語區都唸成 f-，而閩語區都保留「古無輕唇」的現象，仍唸重唇 p- p'-，客家話則少部份保持古重唇音，大部分唸輕唇音，如：婦方府峰父房--等字唸 f-，但斧蜂糞楓肥吠--仍唸重唇的 p- p'-，也有文讀唸輕唇 f-，口語唸重唇 p- p'-，如：分秒、裁縫、符號、放假---唸輕唇，而分開、門縫、符筭、放下--唸重唇。這種保留部份重唇古音的現象，正代表客家話是在重唇音時代過渡到輕唇音的時代才形成的。因此，當唸到[放][紡][蜂][縫][鋒][分][馮][伏][覆][斧][糞][發][芙][瓠][飛][符]等

字時，他們都保有讀 p- p'-的聲母，不要以為是不曾用過的字而另外造字，[pot2 p'iang55]就是「發病」[p'uk2 ts'oi55]就是「覆菜」。

(C)舌上讀舌頭的殘留：知系字殘留一些舌頭音 t- t'。「啄琢中暢知著追涿卓中值--」等少數知系字(比前舉重唇字少很多)，客家話仍保留舌頭音 t- t'。〈切韻〉時代，「端知」已分，客家話也是端知已分的語音現象，殘存的少數舌頭音，表示客家話形成於〈切韻〉之後不太久的時代。比起官話、贛語方言，完全沒有「舌上唸舌頭」的現象，更為早期，但比閩方言保留完整的「古無舌上」，則屬後期形成的方言。今天我們讀[追][儲][知][涿][逐][啄][琢][中][貯][蚰][蛛][擇][著][撞][埕][暢]等字，聲母都是舌頭音 t- t'，就不要懷疑而另造新字，如：[tung11 ong24]就是「中央」，[vo2 t'ang2]就是「禾埕」。

(D)曉匣合口字讀 f- v- : x- γ- ----f- v-。「花虎回禾輝黃滑會----」等曉母匣母合口字，不是讀成 f-(花虎回輝)就是讀成 v-(禾黃滑會)，這種現象與官話讀 x-，粵語讀 f-w-，閩語讀 h-w-，吳語讀 h-h-等現象，很明顯的表現客語的特點。因此，今天[護][戶][毀][胡][壺][狐][虎][花][華][滑][劃][化][話][火][活][或][和][貨]等字，客家話聲母都唸 f- v-。如[vat8 hi24]就是「滑稽」，[fat8 p'at4]就是「活潑」，不要鑽牛角尖。

(E)精莊與知章的關係：ts-(精組)、tʃ-(莊組)、t(知組)、tʃ(章組)的組合古精組字與知莊章組字，在今天客家次方言間的讀法不盡相同，但大致可分兩類：一是精組與知莊章合流，都唸成 ts- ts'- s-，一是精組莊組唸舌尖音 ts- ts'- s-，知組章組唸舌尖面音 tʃ- tʃ'- ʃ-這些都是上古諧聲時代的語音現象，竹東長汀等地保有上古音現象，而苗栗梅縣等地不管精莊知章統統變 ts- ts'- s-，是後期(宋代以後)的合流所造成的。另外，舌齒音今天各方言走向各有不同，如閩方言保留「端知不分」「古無舌上」都唸成 t- t'，其他精莊章合流都唸 ts- ts'- s-，粵方言無論精莊知章都合流成舌尖面混合音，唸 tʃ- tʃ'- ʃ-，官話則精系唸 ts-，知莊章合流唸捲舌音 ts-，與客家話端知對立但殘存部份知系唸端母(如知唸 ti)，其餘分兩類：一類精莊知章合流都唸 ts- ts'-，一類精莊唸 ts-，知章唸 tʃ-。這種舌齒音的特殊走向正是客家話的本色。

### 3.分析韻母韻尾的差異：

(A)塞音尾-p -t -k 的保存：談到客家話韻母的特點，立刻就會想到保持 -m -n -ng 三個鼻音韻尾，保持-p -t -k 三個塞音韻尾，而且對應整齊，然而，擁有一個三個鼻音尾塞音尾的方言，除了客家話之外粵語更是完整的與中古音相對，閩語除了喉塞音-ʔ以外，也大致有這六個鼻音尾和塞音尾，可見，保持-m -n -ng -p -t -k 只是南方漢語的特色，而不能說是客家話的特色了。何況閩西一代客語有的塞音韻尾已全部丟失(如長汀、連城)，有的只剩下-k 和-ʔ(如上杭)有的只剩一個喉塞音-ʔ(如涼水井)。

(B)梗攝二三四等文白兩讀：-en 與-ang，-in 與-iang。閩語的文白系統，非常有系統，客家話則零零星星的出現，唯一較有系統的是梗攝二三四等字的文白兩套分別非常清楚。

	明	輕	迎	頸	省	命	營	庭	聽	整
白讀	-iang	-iang	-iang	-iang	-ang	-iang	-iang	-ang	-ang	-ang
文讀	-in	-in	-in	-in	-en	-in	-in	-in	-in	-iin

(C)侯韻唸-eu：猴後頭斗樓--等字唸-eu。

ou>eu：[狗][走][樓][某][猴][扣][口][湊][瘦]。

au>eu：[撈][少][照][肇][轎][笑][票][要][燒]。

(D)止攝的-ii 與-e 兩讀：痴事世勢滯是閩語文白兩讀的現象常普遍，尤其止攝字更為複雜，有唸-i，也有唸-ai，更有唸-e 的。客家話則有唸-ii 也有唸-e 如：

	痴	事	世	勢	是	絲
白讀	ts'e	se	se	se	he	se
文讀	ts'ii	sii	sii	sii	sii	sii

### 4.合音處理：

「合音」現象，漢語自古就是常用的特殊表義辦法，古時的「之於為諸」「之焉為旃」「飛廉為風」「不律為筆」---，現代的「不用為

甬」「不可為叵」--。在四縣客家話中同樣有此情形，國語的「甬」「叵」並沒有產生新的調值，但在客家話有合音產生了新的調值，有的保持原調，如：pun24 ki11(分佢)--pi53、pun24 ng11(分你)--pun53、loi22 hi55(來去)--li24、mo11 oi55(無愛)--moi24。

客語漢字的處理，除了前面所談找出本字以外，另外有音無字的部分需要採用一些用字的方法才能找出適合使用又不違背認字規則的漢字。常見的辦法有採用俗字、採堪用字、採借音、採用音標、同音通假、另造新字、借義使用等方法。

1.採用俗字：俗字又叫「方言字」，指被採用很久，而且已經流行得被肯定的字，就尊重俗用字。如：客家話的「偈」（我）、「佢」（他）、「言」（尚未）、「細孺人」（男人）---等，都被大家普遍使用了，就應該繼續沿用。

2.採堪用字：找不到正確的本字，但聲韻訓詁上都講得通的漢字，也應該採用為「堪用字」。如客家話的「雕琢」（捉弄）、「涿雨」（被雨淋）、「逐日」（每天），---等都是不敢說完全確定是正字，但在音義上大致合乎歷史音韻演變的字，也應該遵用。

3.採用同源字：找不到正確字又找不出完整的聲韻關係，才取用音義有關的同源字。如客家話的「臭謙」hiam(不好聞的味道)、「羶頭」hien(味道)、「頭擺」theu pai(以前)，---等，都是有部分音義關係的同源字，也可以勉強採用，等流行開來後就可以被接受了。

4.採用借音：連同源關係都找不到字，才採取借音字。如客家話的「歸日」（整天）、「燃邊」（立刻）、「忒多」（太多）、「騰等」（跟隨、隨即）、「心舅」sim kiu(媳婦)等，都是借音字。在母語文字化之初，找不到適當字，一般人都會採用相近音的字來記錄，事實上，歷史上在不同語言之間的對譯就是採取「借音」。

5.採用標音：最後辦法是在借音也不妥的情況下，只好採用標音的方式。客家話的常用詞無適合漢字可用時，可用音標當作暫時性的表達方法，但不適合用作書面語的正式記錄，如：ia31 teu24(這裡)、ke55 teu24(那裡)、nai55 teu24(哪裡) 中的[ia31][ke55][nai55]表示[這][那][哪]。就是保持原音，不找漢字代用，等新的漢字成熟時，立刻改用漢字。不過這只是理想，在推行過程中，如果不創用或借用漢字，將永遠產生不了常用的漢字。所以「漢羅並用」除了

暫時紓解使用的困窘以外，對長遠來看是窒礙難行的。

6.同音通假：以前(漢代採行最盛)的方法是借用聲韻相同或相近的字詞彙來替代(如以「舍」代「捨」，以「亡」代「無」)。今天還是常被拿來使用，而且是不教就會使用的辦法，等被借用很久，流行開來，被大眾接受以後，就成為正式的書面詞了，例如早年北方話複數代名詞的詞尾(後綴) man 這個詞，沒有漢字可用，所以北方話最先是用「每」字，寫成「我每」代表我們，後來改用「門」字，寫成「我門」等北平話擁有教育權以後，經過多人斟酌協商，認為這個詞尾所指的是「人」，所以又改寫「我們」，通行開來，才有今天的「你們」他們「同學們」「朋友們」的「們」字。同理，相當於這個「們」的詞尾，客方言的結構都不相同，我們應如何處理。以客家話而言，這個複數代名詞的詞尾，有唸成 teu(兜)，直唸成 ten(等)，有唸成 nen(能)，有唸成 len(□)等詞素，於是有人把我們寫成「偃等」，有人寫成「偃兜」，莫衷一是。而閩南話的複數代名詞，是屬於屈折變化，是內部成分的改變，如我們由 gua>gun，你們由 li>lin，於是有人用「我」代表 gua，用「阮」代表 gun，用「汝」代表 li，用「恁」代 lin，用「伊」代表 i，用「因」代表 in。這些都是同音通假的辦法，是很自然會被採用的方法，但缺點是大家隨心所欲各取其好，所代用的通假字就五花八門，結果甲用「偃兜」，乙用「偃等」，丙用「阮」，丁用「我」，使書面語變得零亂不堪。

7.另造新字：這個方法常常是找一個同音字，然後加一個義符來造新字，例如前面所舉北方話的「們」客家話的「偃」閩南話的「因」既是取「門」「涯」「因」三個同音字，然後加「人」旁形成「們」「偃」「因」。又如閩南的「台」，客家的「婧」都是從「台」「青」借音過來，再加義符「刀」或「女」形成「殺」和「漂亮」的 tai(台)、tsaing(婧)兩個新字，都是形聲造字的辦法。其次用會意造字的辦法，是從兩個字形所創造出來的新字，而客家界常用的「𠵼」(音 liau3，休息或玩耍之意)，「𠵼」(音 tse2 表示醜，或音 tsii2 表示幼嫩)，也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拼合在一起，產生新的「會意」字。這些新造字，優點是可以望文生義，非常方便，缺點是不容易找到那麼巧妙結合的新字，換言之，有些抽象詞語很難用已有的字去拼合出新的意義，這種造字法，只能在巧合的情況下去造它，無法經常使用。

8.借義使用：這是方言無通用字可借，只得借用音近義同的文字，或與聲

音無關，但意義完全切合的漢語今用字。例如閩南的 ts'ua，可能是「找」字才是本義，但今天「找」字已經不用在「娶」的字義，如果娶妻寫成「找」，容易被人會錯意，所以乾脆借用共同語中的「娶」字。又如客家話的 kieu3(哭)，本字應該是「噉」(或者叫)，但寫成「大叫一場」或「大噉一場」都容易被誤解，乾脆用完全不同音的「哭」字，寫成「大哭一場」。這是借義使用的情況。然而，借義使用固然有其與共同語相通，大家一看就懂的好處，但站在保存方言的意義上則大打折扣，還值得三思。

另外客家話的異讀音，有破讀也有文白異讀的差異，河洛語特別明顯，客家只有部分文白之別，大部分唸法一致，然而不管其差異詞是多是寡，終是有所不同的讀音，在書面文字表達時會產生不好處理的困擾。例如用客家話唸千家詩：「雲淡風輕近午天」的「輕」應唸 k'in1，但「輕手輕腳」的「輕」就唸 k'iang 又如「臺灣省」的「省」唸 sen2，「省錢」的「省」唸 sang2，或者「放假」的「放」唸 fong3，但「放下來」的「放」唸 piong3 都是文白兩讀。其他異讀音相當於書面語中有破讀的現象，在以前唸私塾時採用的方法，與文白異讀一樣，在漢字旁標上記號，提示讀者這個字有異讀現象。不過今天讀書面文字，遇有異讀音，除了漢字旁標上記號而外，應該在字後面注上音標，以顯示其正確音讀。例如客家話：「牙齒浮浮(feū)；做唔得食浮(pho)菜」、「你無才調(thiau)；唱恁高个調(tiau)仔」、「聽音樂(ngok)；真樂(lok)仙」。

以上在考證客話本字的方法在找出本字方面，應按照傳統反切(尤其《廣韻》《集韻》)的記載，然後按(1)掌握客語聲調的走向(2)了解古今聲母的變化(3)分析韻母韻尾的差異(4)合音處理等客家話聲調、聲母、韻母的變化規則，去考證漢字字源，才能找出比較正確的本字。至於使用漢字方面，除了前面所談，可以依照(1)採用俗字(2)採堪用字(3)採用同源字(4)採用借音(5)採用標音(6)同音通假(7)另造新字(8)借義使用等方法，大致可以包羅目前客家話使用漢字時的需要。